

樓山堂集
一





樓山堂集

(一)

吳應箕著

樓山堂集原序

明禮樂文章遠軼往代。而史獨廢缺。僅有實錄。此天子事。非一家一人事矣。其所錄必及臣民。而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傳表誅也。人臣而銘傳表誅其君。可用刺乎。錄及臣民。可盡用褒乎。甚或載筆之人。閒多曲佞。死難者謂其乞哀。戡亂者謂其助逆。清議所病。固非一端。獨如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爭國本。晚爭三案。諸疏恆芟削不詳。他小人邪說傾翻。則連章累牘書之。其次者。鄒南皋先生論張江陵奪情。江陵敗。先生除給事。既又以言事被譴。諸疏亦不盡載。諸小人之攻之者。則又連累書之。凡此皆其近且著者也。而紊倒反錯如此。嗟乎。豈非仁人君子所重痛。後世有識者所深譏哉。江上吳子次尾有憂之。每抵掌時政。奮髯垂涕。悲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詩文若干卷。視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此予是編所繇成也。而予詩多感歎。忤忌抵諱。罪尤大矣。可奈何。周子受而卒業曰。嗚呼。此非吳氏子之言。而史氏家言也。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則春秋可無作。而史端求之三百篇止矣。古先王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列國大夫相聘問。稱詩諭志。季札使魯。觀六代之樂。大氏工歌詩也。而治亂興衰之迹具焉。仲尼而後。巡狩之禮不講。詩無復采。而史之體漸與書。春秋遠矣。先民有言。詩亡而詩在。楚蓋言屈氏也。屈氏。楚宗臣。疾讒諂之蔽明。怨邪曲之害公。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讀其詞。知南風

之不競也。令屈氏生當仲尼。仲尼采楚詩。無繇此者。故騷非屈氏之書。而楚之史也。予觀次尾諸詩。其屈氏遺意與。次尾之論說。與策記之爲史也。猶夫春秋與書之爲史。其史易見。次尾詩之猶夫騷之爲史也。其史隱深未易明矣。昔辛伯諗周桓公。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而晉狐突引之。管仲有言。畏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威。而齊姜引之。相距遠者。僅三十許年。輒相傳誦不能忘。況在千百世下。遠而益尊。久而益烈者哉。後之人或有紹明仲尼。屈氏之業。使知仲淹之言。詩與書。春秋爲史一也。則是編曷可已哉。雖然。吳子行矣。天子明聖。旦暮得志。卽以今所著者。徵之實事。請脩舉國史。補三百年缺失。吳氏史姑充家乘。藏名山。勿出可也。金沙周鑣譔。

吳子傷世莫知。哀其詩古文。版行於世。以書屬張子序。張子喟然曰。十五國稱吳子衆矣。譏亦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哉。知之而忘乎稱與譏。日相勉以幾於道。數人而已。張子其一也。張子少無交黨。恥競華名。與時落落。而交吳子甚暱。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讀古人書。務適用。盡利害。若指掌。遇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拱默。時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或譽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顧。嘗質子。予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以爲知言。自詩歌書序傳記外。尤長於策論。策論自立一家。類足以整亂匡治。予讀而太息者數矣。蓋惜其不施諸行事。徒寓之文辭如此。吳子謂予曰。彼房琯。樊英。悞天下。豈朝夕哉。甄善疾非。面引廷諍。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我優爲之。或曰。空言耳。予曰。非也。世曷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出爲世用。身任天下事。而吳子寡所著見。視勲所自云爾。刺謬甚。迺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羈騏驥之足。坐曰。此非能千里者。而謂騏驥過邪。以予觀吳氏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其究也不幸膺患難。宜頡頏平原。睢陽閒。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遇。睢陽平原。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鬱抑不自遂。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然。今天下益蠱壞。患不能爲。不患不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素所交勉者盡其道。而尤智勇沈深。不概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卽不能用吳子。吳子可無憾。又况吳子終當見用於世也哉。彼稱譏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方著書未艾云。崇禎十二年正月既望。芑山張自烈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會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呼。使其言而可毀。則采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人於此。見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塞之。摧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鎡。皆不可問。獨守此集以報亡友。卽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呼。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採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又已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己卯作者。蓋三十年

餘矣。當明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蚤見也。迨其後天狼墮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於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汨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卽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卽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未至斷頸絕脰以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嗚呼。可以知樓山矣。雪苑侯方域題。

韓昌黎以文章起八代之衰。而蘇子頌其碑曰。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歐陽永叔以文章振五季之陋。而蘇子叙其集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言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夫後世之言文者。莫不宗師韓、歐。而必折中於蘇子之論。豈非以其美而不誣也哉。以今視之。韓自原道。原性。師說。表狀而下。歐自正統。朋黨。春秋。本論。童子問。諸疏議而下。不過贈答詠吟應酬之作耳。安見其爲房、杜、姚、宋之所不能爲。而功加於當代耶。獨觀

長慶嘉祐以後。學士誦法昌黎。永叔不衰。然後知文章匪易耳。吾師次尾先生。崛起秋浦。年二十。抗顏高論。聞者亡智愚。皆舌撝而不能下。及壯。交遊徧海內。諸公卿爭欲望見顏色。所至載刺盈車。而先生傲焉弗顧。於制藝外。發憤爲古文。上陳王霸大略。下該近今之務。他人揣摩十數年。淹留而未就者。先生直以不應得之。他人嘖嘖躊躇。首鼠而不敢盡者。或乃銜口出之。雖觸忌諱。犯勢家。而不辭也。其論古。必援經傳。未嘗有憑臆之言。其敘事。以傳後信。今未嘗有誣諛之說。其策議書牘。皆所爲審時勢。畫治安。正風俗。未嘗以捭闔短長。廁其閒。詩歌雜著。則又自勒一家。於是好者習而尊之。曰。吳子今之韓歐也。正嘉以還。道在斯矣。邇者天下多事。彊武之臣。明察之吏。亡補國家毫末。而魁閥骨鯁。伸士氣於萬分一者。必出吾鄙聲氣中。孰爲之倡。孰爲之和。文章之功。不可泯也。先生卽不爲韓歐。得乎。一日。諸弟子旅進曰。先生以制藝矜天下。士大夫之誦習剽竊。掇巍科高第者。纍纍。獨古文辭尙多秘錄。又散弗聚也。昔元次山。皮襲美。連不得志於有司。輯所撰曰文編。曰文藪。以示知己者。書至今傳。先生二十年著述。已數十萬言。吾屬私識而布之。何爲不可。先生曰。然。然予亦猶是贈答詠吟。應酬之作也。奚足壽之金石。於是諸弟子從他所搜其散逸。刊樓山缺。〔粵雅本每行二十一字。原缺十三行又三字。〕

諫官必能舉稅政。指佞臣。出而備疆土。必能北口。中禦寇。圖得當報天子。子建所不足者。次尾優爲之。如徒曰才士。則世期吳子。吳子自期。交失焉矣。金沙周鑣序。

予觀吳子次尾之制義也。摹符已久。放遠采辭。老儒俊少。談文事相娛樂。而次尾實居師友之間。交游文物。炤耀江左。可謂盛矣。及其縱橫論議。馳騁古學。龍驤虎視。劃然厲變。上規下逮。考擊隱陋。有所徘徊。擬時事。友朋識其言。如持輪萬貨。立於四達之衢。未嘗有皇皇不給之憂。而後之驗之。百不失一。故次尾用卒自憤。明著於篇。予竊伏自惟。隱約著書。志有所思。或當不在作者之下。閒有諷世之言。然一遇次尾。禁不敢發。予畏次尾何如哉。吾友劉伯宗。天下士也。會一時鄉邦鉅公。知其賢。力薦之於朝。伯宗舉次尾自代。其書有云。不及者數。天下方望伯宗一出。以爲瑞。乃伯宗猶善避次尾。如此。况乎敵以下哉。雖然。次尾亦將出而仕矣。言者心之聲也。天下士同心也。士而仕者。亦同心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憂之至也。王子淵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螭秋吟。蜉蝣出以陰。言其有感必有應也。次尾徒以文詞勝人乎哉。瀨水陳名夏序。

後東浮草序

吳越。天下佳麗之地也。無川陸險阻。所至可樂。故其士民。多蒔花種樹。壘石穿沼。遊宴歌詠。以適歲時。非大故。則不絕簫鼓之聲。亦其風俗致然矣。今年吳次尾。自秋歷冬。皆游彼中。有所感發。輒形於詩。其篇雖

不多。要皆有爲而作。余聞吳越之士多能詩。至考其賦詩之志。近於古昔。則又無焉。其在正嘉時。能於詩中寓憂世憫俗之旨者。惟孫太初一人。然太初故關中人。而游於吳越。豈其地士民獨有天幸。外無寇盜之警。內無衣食之虞。而又遭世太平。求所云良士瞿瞿者。蓋皆逐於安樂而共忘之邪。迺一二遊士。則反當其佳麗之勝。恍然心目。見於詩詠。如太初者流不乏。斯又何邪。次尾負用世之略。將旦夕有所發摠。與太初之終於遊者。不可同日語。而其憂則深以遠矣。其爲詩精於辨體。不襲古人。不趨時尙。眞朴澹老。惟自見其志。與有益於聞者而止。且又行起而任其所憂。故其詩尤不可及也。刻成。命曰後東浮草。蓋歲在辛未。次尾遊吳越。先有詩行於世云。崇禎七年十一月日。新建蘇桓序。

丙丁詩序

次尾詩先有刻者。不盡此。此其丙丁閒作。然次尾論詩之指。亦近日始著云。其言曰。詩古文辭。其義一也。古文之道。惟樸與堅。斯其至者。詩何必不然。且詩本性情。述志意。心口相傳。宜無他假者。而以諧聲傳韻。財取成章。已不能不在離合閒。况復資之掇拾。專尙華美哉。其失也僞。是謂無詩。吾生平不爲擬古。強笑不歡。非中懷所達故也。蓋次尾之論如此。其於詩似爲一家然。余固心韙之。是集篇什不多。相其旨趣。要不離所持論矣。吾觀次尾負王霸之略。希世度務。磊落恢奇。蓋其人在王猛祖逖。郭元振。張建封之閒。天下方多事。次尾目覽心籌。閱時病俗。而傷世不已。知無相與推挽之者。則功名不得以及物也。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所謂本性情。述志意。宜無他假者。信矣。次尾豈欺我哉。讀丙丁集者。謂足盡次尾詩亦可。同里劉城序。

吳次尾己卯詩集

予友吳次尾。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獨慷慨負大略。此豈可以詩人目之。顧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嘗與予酒酣細論。其言曰。宏嘉諸君之失也。以拘體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性情。而詩亡。豈性情之言。足以亡詩。飾其未嘗學問者。以爲詩人之妙。不過如是。嗚呼。與其得也。則甯失而已矣。蓋次尾之言如此。予以爲後有善論者。不能易矣。次尾詩具載全集。此刻其己卯一歲者。要之讀次尾詩。其學問可考而知也。卽其性情亦不能外。然豈可與今之人同日語哉。故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雲閒陳子龍序。

吳顧唱和集序

士見乎世。世所以徵士。言行二端而已。其言是。其行非。士於是乎取譏。其言非。其行詎顧有是。而世反感之。於是益受士之患。而士亦益爲世所輕。予所以重有感也。予鄉自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倡道東南。論儒宗者。薛、胡、陳、王四君子後。輒僂指陝之馮、吉安、鄒、梁溪、顧、高。云。士不幸不能生同其時。猶幸生同其地。

千百世之下。千餘里之遠。聞兩先生之風。思兩先生爲人。其言吾之言。行吾之行也。而况爲時非遠。受地甚邇。顧非兩先生言將奚言。非兩先生行將奚行。其言兩先生。行兩先生。則其人可知也。其不能兩先生言。不能兩先生行。則其人又可知也。頃者余友眉生。建明大義。如鄒吉安論江陵故事。天子念書生無他。且能爲朕守名教。其無責。又念大臣重廉恥。宜自裁。於是眉生初上疏。弗予封。再上疏。予封留弗報。嗟乎。眉生。天子愛爾至矣。既還抵予。予卽以鄒先生進之。此猶吾顧高也。唯唯。敢不益勉。已送之瀨江道上。相要歲夏以前來茆嶺。秋以後予往敬亭。如是者兩人終其身也。及予歸。而次尾。子方以梁谿唱和集問序。遣書適至。夫子方。涇陽先生賢從孫。夾之先生之肖子也。而次尾好與遊。是所謂不忘兩先生者。次尾。江上賢君子也。子方言必稱之。此亦涇陽先生所有事矣。今天下不患無才士。驕而善傾人。聞而不知取衷。則奚貴焉。二子聲相若。謙謙兩相下。顧既紹其先人。吳亦能遠而就其鄉賢者之後。孔子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二子之謂矣。雖然。二子其亦益自勉。須時出而經天下。使後人士亦益知言二子言。行二子行。則予與眉生。其猶及聞且見之也。周鑣序。

樓山集原本續刻金陵。或離或合。多散見。乙酉以後鏤版。不可復得矣。癸巳春。芑山張先生寓石埭。貽書峽川。屬劉得與父。泊吳山賓。非重輯此集。以解峯戴氏所借章謨本爲草稿。兩君各出所存逸文。共相編摩。更爲目次。郵張先生手訂之。已而吳子相遇。又采掇細碎入之。合成此書。張先生既命工繕寫。付之得與父。以甲午冬。與孔仲石先生。請諸同學。醵資授梓。隨得隨鐫。至戊戌秋。乃訖功。其閒又不無

且忌且疑。固難爲不知者道也。版旣成。歸於孟堅而貯之吳彥所。彥字幼美。先姑丈樓山先生從弟也。同里內姪李時跋。

樓山堂集目次

第一卷

論

史論

穎考叔論

曹沫論

趙盾論

子產論

伍員論

第二卷

史論

蘇秦論一

王翦論

漢高帝論二

祭仲論

士雋論

魏絳論

晏嬰論

蘇秦論二

漢高帝論一

漢高帝論三

漢高帝論四

范增論

項羽論

張良論

第三卷

史論

曹參論

周昌論

婁敬論

田叔論

韓信論

周勃論

周亞夫論

東方朔論

第四卷

史論

賈誼論

霍光論一

霍光論三

趙充國論

公孫宏論

霍光論二

蕭望之論

師丹論

史丹論

魏相論

第五卷

史論

漢光武中興論一

漢光武中興論二

李固論

丁鴻論

郭泰論

陳實論

荀爽論

諸葛亮論一

諸葛亮論二

關羽論

第六卷

史論

魏武帝論

孫權論

荀彧論

賈詡論

陸遜論

魯肅論

桓範論

司馬昭論

晉元帝中興論

唐肅宗中興論一

唐肅宗中興論二

宋高宗中興論

第七卷

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 以下東林本末

三王並封

癸巳京察

會推閣員

辛亥京察上

辛亥京察下

要典三案

征倭 以下三征本末

征倭上

征倭下

征播

小試論

單騎詣虜論

第八卷

辯

春秋四不卽位辯

魯隱公非攝辯一

魯隱公非攝辯二

六逆論辯

甘陳功罪辯

第九卷

策

擬進策并序

持大體

謹信任

勵廉恥

儲邊材

養民財

第十卷

策

兵事策并序

□寇一

□□一

流賊一

樓山堂集

目次

別邪正

審言術

重變更

罷無用

塞貪源

□寇二

□□二

流賊二